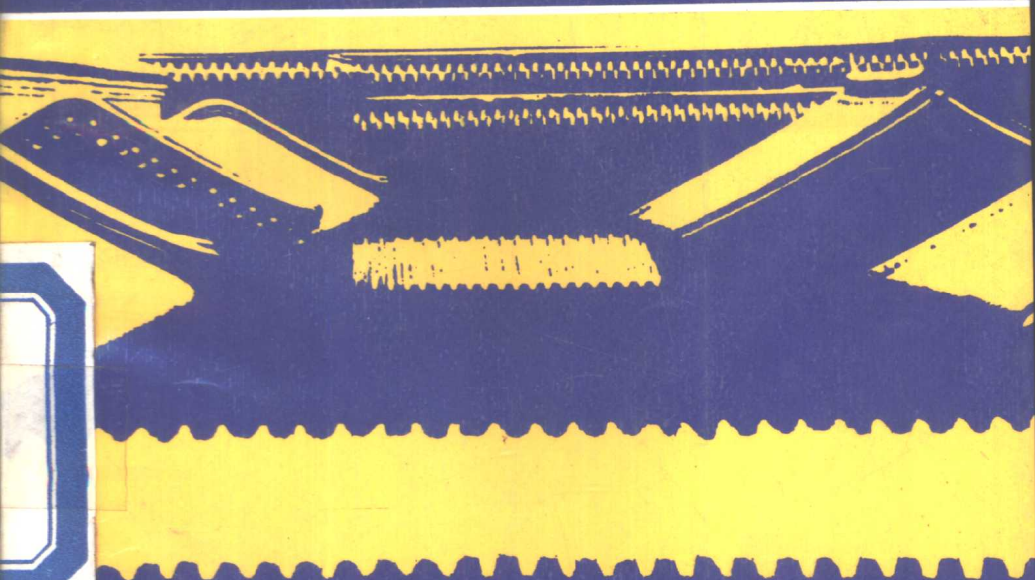


中国

社会纪实

林禾 编著

新十大家族



中国新十大家族

林禾 编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32 号

中国新十大家族

编 者 林 禾
责任编辑 范丽庆
出 版 今日中国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大 32 开 10.5 印张 25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7-5072-0557-6/I·67
定 价 6.80 元

导 言

家族，古老的名词。

中国有百姓之谓，其实姓氏有上千种，大姓如张、王、李、陈等有数千万之众。家族，原义是指同一姓氏的宗族男女。

数十年前，中国曾有蒋、宋、孔、陈四姓的一些族人，掌权弄财，显赫一时，被称作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此被称“家族”是包含着贬义的，是一种指控和讥讽。

又在若干年中，依毛泽东的理论，将国人分作了若干种类，如“四大家族”之流为官僚资产阶级，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村则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等类；其后又有右派、坏分子、反革命、走资派、造反派……等等。这种以“阶级”将人分类的做法，也应是“家族”的引申义。

本文中“家族”含义则又属另一层引申义。看当今社会，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经济热风，烫心灼肺，举国上下，各等样人物将若大世界当作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争相粉墨登场，手舞足蹈，可谓是：风流者占尽风流，落魄者屁滚尿流；真正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忠奸莫辨，是非难分。此时节，姓氏宗族阶级阵线之类俱已是昨日黄花，诸多旧时的概念理论价值判断，均被世人弃之一旁，这世道恰如老人家著名诗中所云：“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当然，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月，对社会舞台上那些长袖善舞，风流倜傥者，世人明目聪耳，自然会理会出何为英雄豪杰，何为狗熊

傻蛋，便有评说，何样人物值得真正敬佩羡慕、何样人令人作呕，何样人可怜且可怨……

于是，笔者也就有了这份雅兴，借旧词而弄新意，编出这本“新十大家族”，将当今最引人关注、时髦吃香的十等样人，统拢在一起，分作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等十大家族，将其间所含人生百味尽诉笔端，将内里隐情黑幕抖露纸页，以博得读者诸君几分感慨，几分怨叹，几分沉吟，几分恍悟。

若如此，也就不枉费了笔者一番苦心了。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目 录

家族之一 红色的明星家族

1

黑心汉的黑手伸向女歌星
妙龄歌星有个四岁女孩
红色家族新趋势：做文化个体户
“贵妃”奔向亿万富翁
“大腕”演员动摇不定的婚床

家族之二 黄色的淫逸家族

34

暗娼乎，蝗虫乎？
客从何方来？
揣在款爷兜里的女人
黄潮中的“新生事物”——公款嫖娼
“黄潮”之水哪里来？
欲得其趣，必利其器
黄色家族的第二梯队
扫黄，禁娼，何日是终？

家族之三 紫色的暴富家族

61

当代“木兰”男子汉
法力无边的“老佛爷”
款爷，你还想要点什么？
中国“富婆”们的活法
从“疯郎中”到红色大亨
百万富翁发财吐真言

家族之四 蓝色的出国家族

90

中国移民：当代“洋插队”苦难交响曲
梦断异邦的中国新娘
上海人东京谋生记
蓝天系不住那一缕情丝
——留守男士和留守女士的故事
美梦，在国门前破灭

家族之五 白色的毒民家族

124

恶毒之源：绚烂的罂粟花
在白色罂粟花丛中慢慢死去
美丽春城里的“白色魔女”
大上海请注意：毒源已悄悄侵入

扫毒，扫出了 3369880 美元！

黄金之道的死亡冒险

家族之六 黑色的邪恶家族

163

三、六、九，出门走

当代“黄世仁”罪行录

制造人间悲剧的魔鬼们

绑票：血肉与金钱的交换

金钱世界的黑道剪经

疯狂的“古老职业”

家族之七 绿色的下海家族

202

工农兵学商，一齐下海忙

下海族预备队：第二职业的哥们

下海族中女老板

欲乘大潮发小财的芸芸众生

绿色家族在“黄金城”的酸涩故事

家族之八 灰色的文人家族

232

尴尬地带的文人圈
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灰色家族的新权贵——文化经纪人
书之道，文人大逃亡
文人版权大操练

家族之九 橙色的股民家族

264

股票“公牛”在深圳悄悄崛起
上海股市“百万族”
股民众生相
“戴笠股票”之谜
深圳股市大地震

家族之十 青色的律师家族

303

律师，现代经济社会最热门的职业
律师站在被告席上
“青天”，就在你的身边
走向世界之梦的中国律师

家族之一 红色的明星家族

据报载，大都市某小学一位有心的教师向他的学生出了一道题：你最崇拜最喜欢的人是谁？几十名小学生无一例外说出的全是当今中外的红歌星、红影星、红球星，巩俐、刘晓庆、韦唯、赵本山、刘德华、黎明、古利特、范巴斯滕、邓亚萍、高敏，等等。

红色，这曾作为革命和胜利旗帜的色彩，如今已很自然地让位于那些为人们带来快乐和欢笑의明星族了。

当今中国，战争硝烟早已消逝，政治风云趋于平息，平民百姓在寻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成年男女关心的是口袋里的钱包，而孩童和青年人则一心一意地把目光盯着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红歌星、红影星、笑星、体育明星。如今唯有他们才会有力量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社会风潮。体育馆内，足球场上，电视机前，千百万乃至上亿双眼睛盯着明星们出色的表演，那目光里所流动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挚爱和尊敬。

时下纷战不息的“周末之战”中，最显赫的位置上登载的多是“红”字辈人物的新闻。甚至明星们偶尔发一声哆，骂一句娘，报刊编辑也用整红版块大书特书，曰之某明星的最新动态……

无疑，现代青年中占大多数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走红的明星。可你必须知道，“走红”一句话，得来是多么地不易啊。其间种种辛酸、苦涩、委屈、辱恨，红色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满满一肚子，可以毫不费劲地吐出一大滩来。你知道隐在明星族那些漂亮脸蛋的后面，在他们光彩耀目的外表深处，还有多少伤心的故事？你想听听他们的内心独白，看看他们的内心世界吗？

黑心汉的黑手伸向女歌星

明星家族的成员，以他们卓然超群的天赋和无以伦比的表现，赢得了无数人的交口赞誉和倾心仰慕。在荧屏上，在舞台上，在体育馆，在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公开场合，人们总是看到他们熟悉的美丽笑容和引人心迷意痴的种种言谈举止。他们是现代社会的宠儿，是普通人真心崇拜的偶像和许多人为之孜孜渴求不息的最好标本。一些年轻又有几分姿色才气（或无半分姿色才气的）的男女青年常会感叹：瞧人家活得那滋润劲儿。咱要一辈子有那么一小会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如被众星捧月般宠爱的明星们，也有他们内心磨抹不去的阴影，隐在他（或她）那张笑意盎然的脸背后的，甚或是一道累累血迹的创伤……

1987年12月，中国歌坛上出了个流行歌手，她代表中国第一次在世界级的流行歌手大赛——某国际流行歌手大赛上获得了名次。这是国内流行歌手在国际流行歌曲比赛中的最高奖。她是一位上海姑娘，当年得奖的时候是25岁。大家都叫她毛毛。

国际大赛使毛毛一下子名声大震，中央电视台立即请她到北京参加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她以一曲《思念》再次震撼歌坛，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歌手。她演唱的《思念》也不胫而走，人人学唱。

毛毛出了名，一些歌舞晚会经常来邀请她演出，一些音像出版社也争相请她录音出版录音带。1988年，毛毛在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疯狂歌女》的女主角。就在这段期间，他出现了，他要毛毛唱两首歌。

他的出现，就构筑了毛毛生命中一段永难抹去的辛酸故事。

他是北京一个著名歌舞团的吉他手。

别看 he 长得五大三粗，却弹得一手好吉他。他从小就学会了弹吉他。他聪明异常。没有老师教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深造，仅凭各种唱片、录音带，他学会了吉他的演奏技巧，学会了演奏各种世界名曲。慢慢地，北京的音乐圈里都知道了有这么个吉他手。于是，各种大小音乐会请他去演奏，录音棚里制作各种音带也请他去演奏。

他有了他的音乐天地，他尽情地发挥他的弹奏才能。许多音乐界的朋友都找他去合作，因为他反应快，无论什么谱子，只要一到他手上，他很快就能弹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曲子的力度、色彩、轻重、缓急，他都处理得那样天衣无缝，那样完美无缺。他成了北京城里少有的享有最高评价的吉他手之一。

他不仅会弹奏，他还会作词、谱曲、配器，他垄断了录音棚里的一切活儿，他成了音乐界响当当的“棚主”。许多有天赋、尚未出名而又想出名的歌手都找上门去，请他帮忙在音乐会上露面演唱，请他制作录音带。

慢慢地，他开始得意起来。随着各种“活儿”的增多，他口袋里的钱也开始增多。他成了一个暴发户。

他受过苦，家里兄弟姊妹多，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里；他也受过骗，在与别人打交道时，被人骗过钱。受苦和受骗，使他变得异常地贪婪和狠毒。他贪婪地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钱都占为己有；他狠毒，在钱字上面，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亲朋好友，一律冷酷无情。他用钱衡量一切，钱是他的上帝。

他在情欲上也象爱钱一样贪得无厌。他在北京有住所，他又把持了一些录音棚的制作权。他利用这两个有利条件，骗了一个又一个纯情少女。

一些从外地来京的女歌手，初来乍到，人地两疏，没有地方住，又急着想登台演唱，急着出名成家。他看准了这些女歌手的弱点，便投其所好，给他们提供住所，提供演出的机会。一些女歌手有求于

他，加上他的“热情”、“多才”，很快便投入他的怀抱，一个又一个。

他让毛毛唱的两首具有一定难度、哲理性较强的歌。初次相识，毛毛觉得他的音乐感觉很不错，他懂得如何将歌词内容和旋律节奏吻合起来，尤其是他还能针对毛毛在演唱上的一些缺点，提出修改意见。这对刚出道的毛毛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毛毛在演唱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没有什么老师教过她。那时，大学里没有教流行歌曲的课程，也没有教流行歌曲的老师。毛毛唱流行歌曲主要是跟录音机、收音机学的。所以，一直到她在大赛中获奖，她都没有受过别人的传经，没有人帮他分析她在演唱中的长处和短处，应该怎样精益求精、扬长避短。他是第一个能直率地给毛毛提意见并提出纠正方案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她的第一个老师。

他太聪明了。这聪明表现在艺术天份上，还表现在博得一个女人的心上。

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在毛毛面前是那样的温柔。他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给她住。冷了，帮她买衣服；饿了，带她上馆子。

他象对待其他的女孩子那样对待他。

除了温柔、体贴、照顾，他还有才。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盒式磁带《疯狂歌女》，收录了由他作词、作曲，由毛毛演唱的歌《玫瑰梦》。

凭心而论，这首歌词称不上杰作，但却也能看出他确实有点小聪明。除此之外，他还录过一些现代流行音乐名曲，如《航行》、《老橡树上的黄绸带》等。他还灌过一盒录音带叫《吉他世界》，都是他一个人弹奏的，乐坛对此带评价甚高。这盒《音乐世界》收进了《一无所有》、《信天游》和《搭错车》等中国流行音乐名曲。一些专家认为，他在这一辑中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吉他技巧并作了革新，如“人工泛青”的幽音色彩，“推弦手法”的深沉悠扬，还有“慢发音”等。

也许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许是艺术上的理解，毛毛对他有了好感。这种好感促使她对他有了依恋之情。

他对毛毛的演唱是很喜欢的，他不止一次地是否是真心还是假意奉承地在她面前称她是当今中国流行歌坛上唱得最好的一个。

他们开始相爱了。从毛毛这方面来说，她是一张白纸，在此之前，她还没有谈过恋爱，他是第一个。她把自己这张白纸交给了他。

由于国际流行歌曲大赛的获奖，由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曲《思念》，由于主演电影《疯狂歌女》，毛毛很快成为第一流的流行歌手。许多晚会的“穴头”来拉她“走穴”，她的出场价也直线猛升，最高时达到 3000 元、5000 元一场。

初涉社会的毛毛，什么都不懂。在感情上，她很单纯，认识了他以后，就把他当作唯一的依靠，什么都依赖他。在经济管理上，她同样什么都不懂。她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象纸片一样飞来的钱财，她也不懂得如何去和那些“穴头”做交易、如何讨价还价。最终，她不仅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了他，也把经济管理的大权交给了她。

渐渐地，他发现她是棵摇钱树。只要她的风采依存，嗓子能唱，钱财就源源滚来。

他不再去弹吉他了，不再去钻录音棚，那样太辛苦，赚的钱也远不如她一个晚上唱几首歌来得多。

他索性当起了她的经济人，主管她的全部经济大权、演出大权。

她象个会唱歌的提线木偶，他在幕后牵线让她唱，让她赚钱，供他玩乐，他只在后面收线、收钱。

他的口袋越装越鼓，他赚钱的心也越来越狠。

来找毛毛演出的“穴头”车水马龙，每天接待不完。

他以他的狠劲和“穴头”较量、砍价。“穴头”出 3000，他非要 5000，“穴头”出 5000，他非要 6000。

他六亲不认，只认钱。谁出价高、接待条件好，他就让毛毛去演出。谁舍不得出钱，他就推故不让毛毛去演出。

有一次，毛毛的一个好朋友来找毛毛，想让她去参加一个为残疾人义演的歌舞晚会，演出价钱并不高。因为是好朋友，又是义演，毛毛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一转身，他又把人家给哄走了。毛毛知道后，气得直瞪眼。谁没有亲朋好友，哪有这样一味要钱的？

他暴跳如雷：他们是想拿你赚大钱，没钱就别找上门来。我就只要钱！

毛毛只好忍气吞声。

又有一次，《人民日报》举办全国金星金曲评比活动，读者自发投票选心目中最喜爱的歌手。毛毛被选上了十大金星之一，选票也名列前茅。按规定，被评选上的歌手必须参加《人民日报》主办的一场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开幕式演出。可是，通知发给毛毛时，正值他已和四川某单位签订了合同，以每场 5000 元的价格到四川某地连演 10 场。

面对这 5000 元的诱惑，他利令智昏了。他把全国几十万人的评选结果置于脑后，强令毛毛去演出，而把开幕式丢在一边。

结果是，主办单位取消了毛毛的入选资格。

钱，是个好东西，它能变成你想要的所有东西，吃、喝、玩、乐，缺它无一能成。

钱，也是个恶魔，它能使人变成鬼，变得不近人情，变得心狠手毒，变得贪婪无比。

在金钱面前，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他把她当作一棵摇钱树，一架能赚钱的机器。

他对她的感情是用钱维系的。

一旦钱的支架发生瓦解，感情的金字塔也将崩溃。

然而，最可悲的是她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她完全全地被蒙在鼓里。她以她少女的纯情对待他，心甘情愿地为其赚钱。

她虽然也经常不习惯于他的某种待人处世的方式，可是，时间

长，她见他反对也没用，也就随其自然了。

她抱着中国妇女常有的跟一人就跟到死一再坏也是自己人的守旧思想，容忍着他。

她天真地希望他有朝一日会变好，变得通情达理，变得和蔼可亲。

可是，她错了。她投错了感情的砝码。

1988年12月，一场纳税风波，使毛毛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

全国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争相披露毛毛偷税、漏税的“罪行”。

毛毛成了过街老鼠，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幼都知道了她的事，把她当作贪婪的女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

她不知道她自己什么时候犯了错，犯了什么错。

所有的演出活动都是他安排的；

所有的出场价都是他和别人砍的；

所有的演出合同都是他和别人签定的。

他狠命地砍价，把别人全都得罪了。

就以那件引起事端的哈尔滨黑天鹅宾馆的演出为例，要价是他要的，拒绝交税也是他干的，得罪了那个“穴头”也是他的所为。然而，最后报章上批判的矛头却都指向毛毛。

毛毛原来想这一切他都明白，只要他能理解，她受一点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她忍受着，每当她在外面受到围攻，受到别人的谩骂、污辱，她就想到了他。她心里只想着他一个人。她天真地认为，只有他一个人知情，能理解她。

她还希望他能帮她渡过一切难关。

然而，她又错了。

接二连三的舆论攻击使他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耐性，也把他对她的原先用金钱筑起的感情的堤坝冲毁了。

他露出了真相。

他不再对她体贴入微。

往日的甜言蜜语没有了，往日的热情、照顾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漫骂、拳脚。

他骂她、打她。用的是最下流的语言、最恶毒的手段。

因为纳税事件的审理，毛毛被送回南京。

那是一段悲凉的日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每天在阴凉潮湿的小屋里写检查、打毛衣，度日如年。

她甚至想到了死，以死来了结短暂的人生。

最后，她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她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点亮光，这亮光就是他。

她多么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以他男子汉的肩膀为她承担一点风浪，哪怕只是安慰几句也好。

她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打长途电话，希望他能到南京去，给她一些安慰，给她一些温暖。

他拒绝了。他借故他的活动太多、业务太忙，走不开。

然而，只有老天爷知道他在干什么：毛毛离京的这段时间，他确实一天也没闲着，整天和女人鬼混。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傻女孩子，带着各种各样的五彩梦，心甘情愿地送上门来。他也总是来者不拒，尽情享受淫乐。

那一天，毛毛因事从南京回北京，事先没有打电话告诉他，下了飞机直奔他的住所。她推门而入，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幕不堪入目的镜头：一男一女赤裸裸地躺在床上。

她什么都明白了。她强咽苦水，强忍着泪不流下来。

他没有丝毫歉意，反而恶语相骂：“为什么事先不通报一声?!”

从此以后，他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她，每天晚上，他拳脚相加，用棍子打她，用皮带抽她，打得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打得她脊背上血肉模糊。